



中國新文學叢刊

孟瑤自選集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67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 選 自 瑤 孟

行 印 司 公 業 事 化 文 明 黎

孟瑤自選集

中國新文學叢刊 67

著作者：孟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上海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臨沂街五號

發行所：永和市秀朗路二段一六一巷一號

門市部：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 市 五福 四路 九五 號

定價：精裝：九十元

平裝：六十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翻版
印權
必究

PDG

自傳

我本名揚宗珍，「揚」是揚子雲之「揚」，但我家與這位大文豪有什麼淵源，父親似沒有提起過，所以不敢高攀。我是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月廿九出生在漢口市，祖籍卻是武昌的青山。我對青山的回憶十分遙遠，只記得兒時在故鄉，每逢清明必返鄉祭祖，孩子們的心目中，不過多一次遠遊的機會而已。印象最深的是母親病逝南京，歸骨故鄉後，全家人去掃墓，看到那一抔黃土，我不禁淚下如雨。

我祖父是儒醫，以醫德稱頌鄉里，又是一名孝子，「夏口縣志」上有他的事跡，家裏的客廳上也有政府所賜一額橫匾上面寫的是「天性純篤」。自曾祖至我父親是三代單傳，因此父親的脾氣很大，但卻很努力，雖然「門衰祚薄」，在他的支應下，日益發皇。

我母親生了十二胎，被養活的只五個兒女，大哥、二哥、我、妹妹、弟弟。因為我前面有兩個姐姐沒有長大，所以雖在重男輕女的家庭中，我依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媽常摟着我，吻着我，親暱地：「珍珍姑，珍珍姑！」

北伐成功奠都南京，父親也趕着去「做官」，先帶着媽媽、我和弟弟到任，其餘的人就與祖母住在原籍。所以我的童年在南京打發的！母親因為住慣了漢口，非常討厭喝井水，點油燈，走碎石路；但我卻對這些留下了極美好的回憶，水車的啞呀聲，機房的扎扎聲……嗯，我們家後面就是機房，一個人坐在上面「拉花」，一個人坐在下面「投梭」，一幅聞名中外的織錦緞便慢慢完成。還有呢，一羣歡歡樂樂的婦女養她們的蠶寶寶，採桑、繅絲……一幅古老社會的行業圖，再加上「槳聲燈影的秦淮河」，人聲嘈雜的夫子廟，騎驢登山，採蓮下水……太美了，太美了。

我兒時唸的是「南京女子中學實驗小學」，接着又唸「南京女中」，學未畢業母親去世，接着父親調職武漢，我們又回了故鄉漢口，我插入漢口市立女子中學一直唸到高中畢業。那年適逢七七、八一三，所以在畢業宴上同學都痛哭失聲，因為烽火戰亂，都不知重逢何日！就在這昂揚的士氣、頻仍的轟炸中，政府遷到重慶，那時我參加了全國第一次的大學會考，被分發到國立中央大學的文學院歷史學系，學校已遷沙坪壩，父親便讓大哥、二哥和我先到重慶，然後慢慢籌備學家西遷的計劃。

到了重慶，離開學的日子還早，不知憂患的三個孩子，除了吃吃喝喝外，每夜都鑽進戲院聽戲，就在敵機轟隆聲中，我打發着我生命的黃金段，抗戰艱苦地持續着，抱定「抗戰必勝」的信心，我順利地唸完大學。

父親在家裏是一尊不容侵犯的偶像，孩子們在他的嚴威籠罩下，每像老鼠一樣地瑟縮着，但一逃開他的視線，依然歡欣跳躍、無法無天。我唸書一向不用功，尤其中學課程，文理並重，我卻沒有絲毫數學頭腦，所以成績總是勉強可以過關，能過關，也算逃過了父親的耳目。到大學課業比較專精，我應該唸得很出色，但又因我生性疏略，做不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的工夫，「做學問」之門是早已對我封閉了的，幸虧我從小就喜歡「舞文弄墨」，因此很自然地走向創作道路。

對於創作，我一向自卑，因為沒有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不過由於愛好、「擇善固執」而已。雖然從小學就開始寫，但腕弱筆禿，只能算是序幕，正式登場，該是來臺以後。最早我向中央日報的「婦女週刊」投稿，第一篇名「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我就開始用父親爲我起的號孟瑤爲筆名，這些雜稿都沒有保存，所以無法記錄；但是我連續所寫的十幾封「給女孩子的信」，都有單行本行世。我寫長篇的歷史是這樣的：

美虹（十六萬字，四十一年四月完稿，連載於「自由青年」，重光出版社四十二年初版）

心園（八萬五千字，四十一年十一月完稿，連載於「暢流半月刊」，暢流出版社四十二年初版）

危巖（二十二萬字，四十二年五月完稿，連載於「文藝創作」，中華文藝獎金會四十三年三月初版）

幾番風雨（十四萬五千字，四十三年三月完稿，連載於「自由中國」，「自由中國」出版社四十四年一月初版）

萬籟（五萬五千字，四十三年四月完稿，連載於「文藝月報」，四十五年自費出版）

窮巷（十二萬四千字，四十三年六月完稿，連載於「暢流半月刊」，暢流出版社於四十四年九月初版）

柳暗花明（五萬字，四十三年八月完稿，連載於「今日婦女」，「今日婦女」於四十四年四月初版）

追蹤（七萬一千字，四十三年十一月完稿，連載於「大華晚報」，國華出版社四十四年七月初版）

黎明前（五十萬字，四十五年五月完稿，連載於大華晚報，明華出版社於四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夢之戀（五萬二千字，四十四年四月完稿，未連載）

屋頂下（九萬五千字，四十四年七月完稿，連載於「聯合報副刊」，「自由中國」出版社於

四十五年五月初版）

斜暉（八萬四千字，四十四年十二月完稿，連載於「自由中國」，「自由中國」出版社於四

十六年五月初版）

鑑湖女俠秋瑾（十一萬五千字，四十五年七月完稿，由「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於四十六年十

月初版）

鳴蟬（六萬字，四十五年七月完稿，自費於四十六年四月初版）

蘭心（五萬九千字，四十六年三月完稿，連載於「聯合報副刊」，未出書）

曉霧（七萬二千字，四十六年六月完稿，連載於「海風月刊」，大業書店於四十九年元月初

版）

迷航（八萬六千字，四十六年七月完稿，連載於「婦女雜誌」。由大中華圖書公司四十八年

五月初版）

亂離人（八萬六千字，四十七年元月完稿，連載於「自由中國」，由明華書店於四十八年三

月初版）

杜鵑聲裏（五萬五千字，四十七年一月完稿，連載於「中華婦女」，與「流浪漢」、「斷夢」

合訂本由力行書店於四十八年九月初版）

流浪漢（四萬六千字，四十七年五月完稿，連載於「自由談」）

斷夢（四萬一千字，四十七年五月完稿，連載於「中華日報」副刊）

生命的列車（八萬字，四十八年元月完稿，連載於「新生報」副刊，由大業書店於五十年七月初版）

含羞草（七萬四千字，四十八年五月完稿，連載於「中華日報」副刊，大業書店五十年十月初版）

荊棘場（十萬字，四十八年六月完稿，連載於「徵信新聞」副刊，由力行書店四十九年五月初版）

小木屋（四萬五千字，四十八年十一月完稿，連載於香港星島晚報，「作品出版社」於四十九年九月初版）

危樓（十五萬字，四十九年七月完稿，由「文壇季刊」連載，文壇社於五十一年六月初版）

浮雲白日（二十六萬字，五十年九月完稿，連載於中央日報副刊，大業書店於五十一年二月初版）

卻情記（七萬字，五十年元月完稿，連載於「薰風」雜誌，大業書店於五十年九月初版）

食人樹（十萬字，五十年十二月完稿，連載於「聯合報」副刊，大業書店於五十一年六月初版）

太陽下（十萬五千字，五十一年十二月完稿，連載於星加坡「蕉風」雜誌，「皇冠雜誌出版社」於五十五年初版）

畸零人（十八萬字，五十三年七月完稿，連載於「聯合報」副刊，「皇冠」於五十五年初版）

剪夢記（十八萬二千字，五十四年六月完稿，連載於「中華日報」副刊，「皇冠」於五十五年初版）

變生的故事（三十一萬字，五十四年十月完稿，連載於「中國時報」副刊，「皇冠」五十七年初版）

紅燈，停（十二萬字，五十四年十二月完稿，連載於「自由談」，「皇冠」五十七年初版）

退潮的海灘（十四萬三千字，五十五年七月完稿，連載於「皇冠雜誌」，「皇冠」於五十七

年初版）

羣痴（十萬字，五十五年九月完稿，連載於「新生報」副刊，「皇冠」五十七年初版）

踩着碎夢（十萬字，五十六年四月完稿，連載於「大華晚報」，「皇冠」五十七年初版）

這一代（三十萬字，五十六年七月完稿，連載於「中國時報」副刊，「皇冠」於五十八年初版）

飛燕去來（十五萬七千字，五十七年九月完稿，連載於中國時報副刊，「皇冠」於五十八年初版）

磨劍（十六萬字，五十八年二月完稿，連載於「中央日報」副刊，「皇冠」於五十八年初版）

三絃琴（九萬字，五十八年七月完稿，連載於「中華日報」副刊，「皇冠」於五十九年初版）

望斷高樓（八萬字，五十八年九月完稿，連載於「自由談」雜誌，「皇冠」於五十九年初版）

杜甫傳（十四萬四千字，五十八年十月完稿，連載於「新生報」副刊，「皇冠」五十九年初版）

弄潮與逆浪的人（十五萬字，五十九年一月完稿，連載於「中國時報」副刊，「皇冠」六十二年年初版）

長夏（十萬字，五十九年八月完稿，連載於「大華晚報」，「皇冠」於六十一年初版）

兩個十年（四十萬字，六十年元月完稿，連載於「中國時報」，「皇冠」於六十一年出版）

英傑傳（十三萬六千字，六十年五月完稿，連載於「大華晚報」，皇冠於六十二年初版）

龍虎傳（二十七萬二千字，六十一年三月完稿，連載於「中國時報」副刊，「皇冠」於六十

三年初版）

長亭更短亭（十七萬五千字，六十二年十月完稿，連載於「中華日報」副刊，「皇冠」六十

三年初版）

驚蟄（十四萬五千字，六十三年五月完稿，連載於「中國時報」，由該報於六十五年初版）

盆栽與瓶插（十三萬二千字，六十四年十二月完稿，連載於「中央日報」副刊，遠景出版社

於六十五年七月初版）

浮生一記（十五萬字，六十五年五月完稿，連載於「文壇」，尙未出書）

滿城風絮（十三萬二千字，六十五年八月完稿，連載於「中華日報」副刊，「純文學出版

社」於六十六年初版）

一面抄錄這簡略的寫作史，一面汗顏無地，自四十一年正式握管起，我幾乎日以繼夜在「多產」下粗製濫造，雖然由於稿約多，也是自己不惜於把自己貶為一名「寫匠」，思之可嘆。這樣

不計成敗的胡亂塗鴉，不僅消耗了筆墨，浪擲了光陰，而且折損了健康，弄得疾病纏身。自六十五年八月迄今，整整有兩年的時間，我體衰力弱，無法伏案。

這五十二部長短高低不齊的作品，多一半只「覆瓿」而已，但也有些是我「敝帚自珍」的。如「心園」，因給了我寫作的信心，便對它十分偏愛，這以下如：「黎明前」、「屋頂下」、「斜暉」、「亂離人」、「杜鵑聲裏」、「浮雲白日」、「太陽下」、「畸零人」、「剪夢記」、「學生的故事」、「這一代」、「兩個十年」、「磨劍」、「盆栽與瓶插」、「滿城風絮」……是。另外「杜甫傳」、「英傑傳」、「龍虎傳」凡以「傳」名書的，都是根據成書改寫的歷史小說，我是學歷史的，有歷史癖，假若有時間，我還想寫點三國人物。

五十一年以後幾年，我去了南洋，因為課業繁重，又適應新環境，創作較少，但由於教「小說」「戲劇」，也趁空將所蒐集的資料，編著了「中國小說史」與「中國戲曲史」，其目的也不過爲了教學方便，將講義擴編成書而已，說不上有什麼其他貢獻。此二書先由文星書店出版，現改由「傳記文學」繼續出書。

這二十多年的寫作歷程，我是以長篇爲主，偶然報章雜誌索稿，也常寫些短篇應卯，短篇本來難寫，因爲取材必須是「一瞬間的不朽」，其可把握處稍縱即逝；否則以一般材料寫作，不是不精彩，便易成「長篇小說的故事大綱」，所以每視寫短篇爲畏途，因爲取材既不易，再加上秉

性粗疏，不能精雕細鏤。就這樣，我零星短篇也成二個集子，一是幼獅文化公司於五十一年出版的「孟瑤自選集」，一是由皇冠六十一年出版「孟瑤短篇小說集」。

我是一個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文學愛好者，卻不想終身竟以寫作爲職志，摸索徘徊，這一條道路走得十分紆綯：開始，我是服膺浪漫主義的，我以為寫作的人應該有特權用他的彩筆，爲現實的宇宙增加一些「美」；但自從「人造花」泛濫於街頭巷尾，我又非常羞慚不安地告訴自己：「我寧可去愛一朵哪怕已經萎萎的真花，因爲她有生命！」從此我才向「現實」摸索，這事實可以從我後來的幾部小說中得到證明。

由於兒時經常隨家人到戲院消磨時光，我是傳統戲劇的熱烈愛好者。我會被一名演員的精湛演技迷倒，覺得她無論一舉手一投足一瞬目一高歌，無不優美絕倫、爐火純青；但一到後台，再看見她汗濕重衣幾乎癱瘓時，我暗自驚嘆：「時不我與！時不我與！」生命的火熔鑄了藝術靈魂，但當藝術靈魂知道怎樣放射光芒時，生命的火卻日就黯淡！文學創作過程何嘗不如此？精力充沛時只知胡亂塗鴉，等到知道艱難了，觀察入微了，卻又力不從心！我在想，上天若能再賜我民國五十年前後的盛旺生命力，再假我以三五年有用歲月，我將苦心經營出一部像樣作品，以補前愆！

承黎明文化事業公司的寵邀，我又再有機會編一部自選集，長篇不能入選，短篇又非所長，

夜

他脫去上衣，戴上胸罩，套上假髮，穿上草裙，外面的樂隊已經響起來。最後，他把一雙大腳塞進細瘦的高跟鞋裏，就該出場了。他聳聳肩，似乎想聳掉身上那一點男性。於是扭着腰肢，踩着節奏，一步三搖地到了台上。台下，響起了零落的掌聲。酒香、菜香、飯香，四面八方向他橫掃過來，使他忍不住嘔了半天唾沫，憤怒與悽涼一直填滿着他的胃，這陣陣的香味竟勾起了他的食慾。他有心做起媚眼，向台下掃去，竟又喚起一陣掌聲。台下的食客很多，今天不是週末，賣座情形竟如此良好，他夢想着這是他的號召力。自己是這一行的，真正科班出身，但是一直也沒有混好，會跳、會唱、也學過一本厚厚的表演術，但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十年前，臺北的市面很蕭條，拍電影、演話劇、參加流動的雜技表演，有時頂多才混飽肚子；最近幾年，觀光事業忽

然空前發達，夜總會一家一家地興建，他也謀得了一個噉飯地，卻也混得並沒有什麼起色，正式正式地唱、跳，那些嘴饞眼也饞的男士們，並沒有誰肯忙裏偷閒地掃他一眼。往日演舞台劇的時候，他最擅長反派與那種可笑可憐的小人物，他立刻腦子一動，放棄了正式的跳、唱，而改成胡調的方式，穿上夏威夷的土人裝，戴上女人的假髮、胸罩，便輕易地勾起了食客們淺薄的趣味，由被冷落而變成被掌聲包圍了。他忍一忍淚，信口胡亂地唱着，他聽出自己的聲音像鴨叫，但是是一位嘴裏含着一塊肥肉的男人，竟脫口喊出好來。

「有人歡迎就行，管它丟人不丟人呢？」

這獨腳戲倒真不容易表演，但他卻無意用一名助手，他領了這一段表演時間的錢，他要為她還債——賭債。

「爲什麼我不賭呢？生活沒有刺激，」每當他勸她的時候，她就一揚眉一撇嘴地這樣說。他暗中愛死了她這份神情，又俏又刁，他認了，隨便她怎麼輕蔑他，虐待他，他認了。「嫁給你這種拿不起個兒來的小男人，倒霉一輩子。」

「管它呢，只要這個節目叫響了，在臺北至少可以安定兩三個月，不必中南部去胡闖了。奇怪，我原來不是最愛流浪江湖的生活麼？怎麼會忽然想到安定？老了，嗯，至少我的心在憔悴。」